

李永汉 著

逝去的

幻梦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逝去的饥饿

李永汉 著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逝去的饥饿/李永汉 著. -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9

ISBN 7-106-02296-9

I. 逝…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0615 号

责任编辑:安 刚 封面设计:文学时空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100013

印刷装订: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1113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14 字数:336 千字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扯掉掩饰,再现真实

——序《逝去的饥饿》

李 敏

读完李永汉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逝去的饥饿》，我被书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命运深深地牵动。我禁不住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当今时代，各行各业，突飞猛进。图书行业更是生机盎然。各种体裁的出版物甚而广之。而真正能够在人们脑际中留下深刻印象，又敢于剖露历史史实，更具有历史记载历史意义的又凸现文学价值的作品甚而微之，而《逝去的饥饿》真正填补了这一空缺。它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三年饥荒”的历史史料进行考证的求证价值，而且还具有足以引发人们对“民以食为天”的现实问题进行反思的思考，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有人问：“三年饥饿”是哪朝哪代的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李永汉先生的《逝去的饥饿》——其故事独具特色、曲折多变、跌宕起伏。全文以“大跃进、浮夸风、征粮、抗征、统购统销、赈灾……”为主线，紧紧围绕“饥饿”一词作文章。讴歌了以赵兴国、张志远、郭明为代表的无私奉献的豁达情怀，克勤克俭的工作作风，知难而进的人生理念，使他们得到了人民的高度信任和充分肯定。作品高度赞扬了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着力塑造了一名典型的、独特的文学人物郭明及五个花季少女的曲折、悲惨的爱情故事；深刻地揭露了以樊如仁、荀光明等为反面代表的荒淫无度、贪得无厌、投机钻营，欲达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最终受到法律制裁和道德、良心谴责的官场

人物的丑恶嘴脸……

作者成功地运用了顺叙的写作手法逐渐展开了故事画面，一些对故事情节的刻画，虽然作者只是点到为止、淡淡的几笔却让读者拍案叫绝。而这种刻画在作品中俯拾即是。我们不难看到一些精彩绝妙的画面：赵兴国开仓放粮赈灾，群众感动得跪地叩谢……然而赵兴国的私自开仓放粮赈灾在当时是违反国家政策的，当赵兴国被捕，警察给他戴上锃亮的手铐时，恻心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把警察和警车围得水泄不通，人民痛哭流涕，“赵所长是好人，不能抓走……”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张志远为赈救灾民从省上告到中央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使灾情得到了缓解；善良纯洁涉世未深的宋佳丽被苟光明强奸未遂面跳楼自杀的悲惨场面，让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樊如仁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与吕艳珊在一起下乡工作中勾搭成奸，在宿舍、桔林里一次次苟合的丑恶画面……作者以讽刺、幽默、辛辣的笔调对人生、事业、仕途、人性、良知等诸多方面描绘得栩栩如生，尤如一幅幅浓缩了的人生百态图呈现在读者眼前。

从《逝去的饥饿》荡气回肠、宕荡起伏、曲折多变的画面中我们深深地感悟到：作者为我们提出了非常严峻的问题——民以食为天。节约粮食、饱不忘饥、忆苦思甜。是当代的我们每一个人不可忽视的话题。随着时代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水土的自然流失、不合理的各种建筑，迫使农耕而积逐渐减少，这些现象早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虽已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但在某些地区并未落到实处。竭力期待有关部门加强管理，还我耕地……

《逝去的饥饿》这部长篇小说让我为之激动、为之感慨。人类社会更需要这样的作家去扯掉历史的面纱，再现饥荒、艰难的岁月，从而启迪世人，教育后代的警世之作。

2005年8月于北京

第一章

1

澄州是座仅八、九平方公里的小城。城郊远处有苍翠的群山环抱，逶迤的山峦若断若连；碧绿的澄江绕城而过，波涛起伏，江水缓缓向东流逝。

地处澄江边的北门是小城里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沿江有着许多码头，靠近码头有一条街，叫横街，街道不很长，几百步可以走完，铺着石板的街面只八九尺宽，长一点的晒衣竿可以伸到对面住户的楼窗，于是，男人们将洗干净了的衣服、裤衩挂到竿上晾晒。不过，女人们的衣裤、胸罩之类的东西是绝对不能挂到晒衣竿上的。男人们说，女人的东西挂在上边，男人从街面上走过会冲坏财运，带来晦气。这已经成了整条横街商铺的公开约定。

横街虽然街道不长，街面不宽，但这条街里却是店铺林立，商家云集。粮行、山货行、鱼行和卖农具、日用品之类的商店就有百来家。澄江上游的山民运来粮食、油料、毛皮等在这里脱手卖掉，然后买鱼货、农具和日用品回家。鱼货是澄江口外海岛上的渔民运来卖的，既有海鲜、咸鱼，也有鱼鲞、炊虾等干货。横街成了澄江上游山货，下游海岛鱼货的集散地，行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

在横街里，天隆粮行是首屈一指的大户，资金雄厚，店面七间，



职工二十多人。在沿江码头有许多仓库，与澄江上游各地甚至省外的商行都有买卖往来，在横街里不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是北门一带声势显赫的店铺。郭玉斌的儿子郭明就在这间粮行里当店员。其它如恒大粮行、源通鱼行，资金和实力比较差些，他们到附近各县采购货物，运来销售，顾客是澄州城内的面坊、糕点店、豆腐坊、鱼贩等，店面也没有天隆粮行气魄大。

在横街后面不远的地方有许多小巷：卖柴巷、绳网巷、砖瓦巷……顾名思义，这些巷里卖的是木柴、绳网、砖瓦和日用品一类的店铺，都是山民渔民们所需要的东西，小巷跟着横街的繁荣而热闹起来，生意也很兴隆。不过，这些店铺大多是单间店面，老板和老板娘多数是夫妻，拿现在的话来说，属于个体户范畴。他们与开在横街里的那些店铺比，无论在资金实力、经营规模以及气派上自然都是没法相比的。

但是，小巷里这些小店铺的生存能力却很强，他们是适应市场需求而存在的。山民、渔民运来的东西一般在当天是卖不完的，他们得逗留澄州一、二天，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些巷子里的店铺就介绍或提供住宿场所，于是，在周边地段又有了一些供山民、渔民住宿的旅店，那时候还没有电视、酒吧这一类娱乐工具和场所，每当夜幕低垂时，巷子里的一些窗户透出来暧昧的灯光和淫荡的笑声，在路边也出现一些涂脂抹粉的妖艳女人，她们拉着山民、渔民到她们家住上一二夜，供他们快活快活，快活过后给这些女人一点钱，就分手走了；也有的是山民渔民们的回头客，这另作别论，叫常客可以，叫姘头也可以。不过，这些事大多发生在花柳巷，桃花弄那边，横街里的店铺很少发生这种事，有的话也是把妓女叫到他们认为可以干这种事的地方或店铺的仓库里。

横街里那些老板们根本瞧不起那些涂脂抹粉的女人，叫她们是“破头毛”，也就是低档妓女的意思。老板们有的是钞票，讨个年



轻小老婆供自己寻欢作乐是常见的事。于是，老板们家里的老婆多，子女多。有大老婆生的，小老婆生的。天隆粮行老板张旭如就有两个老婆，共生了六个子女，他的第二个小老婆的年龄就与他的大儿子张志远差不多上下。

2

1947年春天，天隆粮行先后发生了两起轰动全城的大事。一是年已花甲的老板张旭如娶了个十六岁的黄花闺女为第三房小妾。张旭如娶小妾的那天，天隆粮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店堂临时改做客厅，两边放着四道花鸟屏风，八张红木大座椅，墙上挂着喜庆对联，地上铺着红色地毯。店堂通向内宅的大门敞开，门口搭起了彩额牌楼，门两边贴着“人伦起点，种族原因”的大红对联。进入大门，就是内宅庭院，里面摆着许多五彩缤纷的盆花，大红地毯从门口上直铺到中堂，中堂高悬着红色双喜，左边房间是洞房，洞房门上贴着“花径未经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红对联，庭院里坐着鼓乐吹班，整日锣鼓喧天，琴弦不停地奏着迎宾曲，亲朋好友进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酒筵摆了六十多桌。

傍晚时分，迎亲队伍由北大街走来转进了横街。队伍最前面是两架点亮蜡烛的红色高灯，由两个年轻小伙子高高擎着；四人抬着的两面大铜锣跟随在后，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敲击着，大铜锣发出的“咣、咣”声振荡着整条横街里的空气。排在大铜锣后边的是几十面红绿彩旗，彩旗后边是一顶八人抬着的花轿，花轿后边跟着一支民族乐队，锣鼓铿锵，琴声细缓。走在最后面的是一些闲杂人等。整支迎亲队伍拖得长长的，前头的高灯进入客厅了，最后跟随着的闲人，还刚从北大街转进横街。迎亲队伍一路上鞭炮声震耳欲聋，给青石板的街面撒了一层红红绿绿的鞭炮纸屑，整条横街都飘着一



股喜庆的硝烟气味。

花轿进入客厅时，鼓乐吹班的人一齐动起手来，锣鼓喧天，唢呐狂奏，早已站着的迎亲的人前呼后拥地将花轿抬进中堂。媒婆掀起花轿帘子，扶出穿戴着凤冠霞帔的新娘。孩子们一哄而上扯落新娘腰上系着的果子带，将红枣、花生、桂圆、莲子等拿去吃了……

张旭如虽然头顶毛发稀疏，两鬓斑白，但身材高大，体态发福、丰满；而第三个小老婆刚满十六岁，小户人家出身，玲珑娇小，亭亭玉立。张旭如娶她那天，整个小城，尤其是北门和附近的小巷都轰动了，观看者人山人海，有人羡慕张旭如，说他是老牛吃嫩草，艳福不浅。有人骂他是多了几个臭钱的畜牲，糟塌黄花闺女。也有人预言他的家庭今后会不安宁，粮行也会面临多事之秋。

张旭如生育六个子女，四男两女，最大的儿子张志远，几年前在澄江中学读书时突然失踪，后来传闻说他到山底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但一直没有确切的消息，也没有接到他的来信。张旭如白天要搏击商海做生意，夜里要周旋于妻妾之间，而处置房室之间争风吃醋之事也使他颇感心烦。毕竟年纪大了，常感精力不济，难免顾此失彼。店铺管理逐渐松懈，疏漏之处也就慢慢地暴露出来，出事自然是免不了的。

二是粮行仓库里的十万斤粮食突然在人间蒸发。一天夜里，几十只蚱蜢船儿从上游顺流而下，聚集到北门码头。船上走下二三百人，为首的那人走到天隆粮行仓库门外，手掌拍了三下，叫了句郭明后，仓库大门就“吱”的一声开了，两百多人鱼贯而入，将储存在仓库里面的十万斤粮食连夜用蚱蜢船儿运走。次日天刚蒙蒙亮时，负责仓库的店员郭明急匆匆走进张旭如家，喊醒了与小老婆抱着睡得正香的张旭如，向他报告仓库十万斤粮食全部被人“劫走”的经过。张旭如大吃一惊，然而吃惊之余，也心存疑窦：劫粮的人怎么会知道这个码头仓库里放着粮食？又怎么知道守仓库的职工是郭

明?他瞪起金鱼眼厉声责问:“平日里我再三交待你,要严格管好仓库,没有粮行的提单不准付出一斤粮食。可是昨天夜里有人喊一声你的名字,你不仔细查问清楚就马上开了仓库大门,是不是早有勾结!?”

郭明平静的沉着应对说:“我听见他的声音好熟悉,以为是粮行夜里来提粮,才立即开了仓门,何况过去粮行夜里提货也有过啊。”

听说声音熟悉张旭如忙问:“那开门后你可认出这个人是谁?”

郭明说:“从他的长相看,像是大少爷志远。”

张旭如听说领头劫粮的竟是他的大儿子,顿时气得瘫倒在床上,连声叫苦。他曾风闻过他大儿子在山底共产党游击队里当了个什么队长,但无确凿消息,现在他才清楚过去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这个混帐儿子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运走他十万斤粮食。报案去!不行!那些国民党的赃官说不定会倒打一耙,说我私通共产党将粮食运到山底去,那时抓进监牢没几十根金条打通关节是放不出来的。张旭如打算把气发泄到郭明身上:不盘问清楚就把仓库的门锁打开!这样不严守职责的人还能再用吗?马上将他解雇赶回山村老家去!但转念一想,郭明与他第二个小老婆有远亲关系,如把他赶回老家,免不了家室又起风波。眼下“劫粮”的事已弄得他心烦气闷,如再加上后院起火,对自己的店铺和家庭都不利,罢了罢了,张旭如连连摇头,只好将闷气往肚子里咽。不过,这个码头仓库是万万不能再存放粮食了。过了几天,恰巧河北应城运来石膏,石膏是做豆腐用得着的辅料,不十分值钱,粮行一直有经营。张旭如就决定把它存放进郭明负责的这个仓库里去。

3

“劫粮”事件发生后,郭明负责管理的仓库不存放粮食改放石



膏了，石膏不值钱，又笨重，这使郭明肩上的担子大大减轻，空闲的时间也比以前多了。在领到当月工资后，除去家里柴米油盐和日常生活开支外，剩下的钱去大街旧书店里买了些书，闲暇时认真读书。这样的几年下来，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不仅能读懂《三国演义》、《红楼梦》，甚至连《诗经》、《楚辞》、《论语》等古籍也能慢慢地啃得下去了。

有一天，一个顾客拿着提货单来提石膏，顾客走后，郭明发现桌子上有顾客留下的一包东西忘记拿走，他马上赶到门口喊叫顾客，谁知运石膏的车子早已拉走，无奈只好将这包东西拿回。但到了晚上顾客也没有来取。郭明看着这包用旧报纸包着的東西，薄薄的像一本书，好奇心使他打开旧报纸，却原来真的是一本书，封面印着《啼笑姻缘》四个字，郭明笑了起来，他没看过这本书，就随便翻过封皮来看，谁知这里边附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

“郭明，送给你《铁流》，读时注意不要给不可靠的人瞧见。志远。”

啊，原来是张志远叫人送来！郭明不禁一阵惊喜，赶忙打开书在灯下看起来。书里写的那些人物和事件是那么新鲜，都是他从来不知道的，他认真地读着，直到深夜，将书放到别人难以发现的地方后才熄灯睡下。后来张志远叫人又送来些书，郭明如饥似渴的读了。这以后，郭明像变了个人似的，他明白在我们这个国度以外的某个地方，发生的事似乎同张志远在干的事有某种联系，于是，他开始关心起时局来。接下去的日子里，郭明又多次收到张志远这种白皮红心的书，有鲁迅、矛盾的小说，杂文；还有《新民主主义论》，郭明着迷似地读着这些书，他的思想渐渐地溶入了新的思维，对现实世界有一种末日即将到来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还触摸不到，但小城里与日俱增的紧张气氛使他总是在夜里看这些书，看完后把它藏在绝对安全的地方。

澄州解放后，有一天张志远来仓库看郭明，一见面就歉意地说：“对不起，进城后日夜都在忙着工作，没空来看你。”

郭明说：“我也很想见到你，想问一下，解放后我应该做些什么？”

张志远说：“问什么啊，抓紧把店员工人组织起来，彻底摧毁旧世界，建立新社会嘛。”

郭明说：“摧毁旧世界，建立新社会？”

“对，我们已经推翻了蒋家王朝，接下去要摧毁它的社会基础，要在废墟上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张志远说得兴高采烈，将手高高举起往下一劈，好像已经摧毁了他认为应该摧毁的东西。

郭明说：“蒋介石是打倒了。但中国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社会，那么简单地说摧毁就摧毁得了？没几十年一百年行吗？”

张志远说：“这话不错，说明你这几年来进步很快。但是，我们不能坐等啊，应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去拼搏、去斗争。要成立工会，向旧社会宣战！摧毁旧世界的基础。”

郭明说：“几百个店员成立个工会，就能摧毁旧世界基础？”

张志远鼓动说：“怎么不行？毛主席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郭明问：“那么现阶段摧毁旧世界的目标是什么？”

张志远说：“消灭资本主义啊。”

郭明说：“这是个大题目，具体应该怎么做？”

张志远说：“工人要团结起来，打倒资本家！说得明白点，就是要打倒天隆粮行的老板，我张志远的父亲张旭如他们这些人。”

郭明惊讶得合不拢嘴：“怎么？打倒你父亲？！”

“是，就是要打倒他，工人才能翻身作主人。”

“毛主席说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怎么也要打倒？现在就把他们打倒，工人的生活怎么办？工人作主人怎么做？让他们去当老板？”郭明说出了自己一连串的看法和问题。

张志远说：“这是个谁养活谁的问题，以后我们再讨论；至于打倒老板后怎么办，上头也还在研究。”

郭明说：“那就等吧，等你们研究确定怎样消灭资本主义，以后再说吧。”

张志远说：“不行，你得尽快把店员工人组织起来。今天还有个会等着我去开，有事以后再联系。”说完急匆匆地走了。

郭明看着张志远远去的背影，心里琢磨着他刚才说的话，觉得他的许多话不符合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里的提法，想以后碰到他时再同他讨论。谁知世事变幻无常，张志远这一去，竟四、五年也没再见到他。听人说他当了粮食局的副局长，后来又听人说他犯了山头主义错误，有人揭发他在山底打游击时，把一个大资本家的儿子弄到山里去，大资本家花了一麻袋的银圆才把儿子赎回来，这是严重违反政策的事，给党的威信造成了极大损害。上级把这件事与山头主义联系起来，老帐新帐一起算，张志远犯了错误，停职反省，后来，听说他调到外地去了。

郭明在张志远离开仓库后，去找赵兴国，商量准备成立店员工会的事。赵兴国是恒大粮行职工，郭明的好朋友。赵兴国说：“把店员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我赞成，但要马上打倒老板我不行，张志远的想法我看有些不符合党的现行政策。”

郭明对赵兴国一直很尊重，觉得这个人对朋友忠心耿耿，诚实可靠，办事有主见，同意了他的意见。

第二章

1

转眼之间三年过去。

1953年11月23日，这是个令郭明永远难忘的日子。澄州日报头版头条，登载着大号的黑体字通栏标题：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在东大街。一支游行队伍缓缓走过街面。队伍前一面红色大旗被风掣得发出猎猎的响声，旗面上写着：澄州市粮食工会。已是工会主席的郭明站在游行队伍前头，带领粮食行业店员振臂高呼：坚决拥护中央实行统购统销的命令！毛主席万岁！游行队伍敲锣打鼓，群情振奋，口号声响彻云霄。

过了几天，横街口一家门台外，郭明把一块写着粮食代销店的招牌挂到墙上。门台内，整齐地堆放着粮食，居民群众有序地向营业员交款买粮。几乎在同一时间，澄州全城每条街巷都出现了粮食代销店的招牌，粮食统购统销在全城铺开，居民群众凭临时发放的粮证到代销店购买粮食，秩序井然，人心稳定。粮食行业一步登天，实行全行业代销粮食，率先进入社会主义改造轨道。

不久，郭明接到粮食局通知，要他到人事科报到。开始分配在



局机关秘书科干文书收发工作。这段时间，郭明写了许多通讯报导在澄州日报上发表，引起了局领导的关注，委任他为秘书。

2

冬去春来，又是五年过去。

这是春节前的一天，也就是民间习俗称的除夕，天空阴霾，彤云密布。尽管反右派斗争硝烟的狂热早已消散，但眼下气候仍冷得如数九寒天。

郭明倚在澄州市粮食局机关三楼阳台的栏杆旁。他心灰意懒地凝神望着楼下庭院。眼下他还算是局机关的秘书。反右派中有人揭发他写了反党小说，受到了批判，经过审查，上头认为小说内容只是偏激一些，并非反党作品。再者，上级下达的在局机关要揪出八名“右派”的指标已完成。郭明这才没被划为“右派”，但他已是惊弓之鸟，事事如履薄冰，等待着他的命运是什么？调离岗位？下放基层？都有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他明白局领导是还没有找到能够接替他工作的人，一旦有了适宜人选，他将不得不离开这个机关大院了。

他瞧了一下这个原先是一个大资本家别墅的大院。高大的门台，宽敞的院落，中间是一幢三层楼房，嵌着石英的大水泥柱撑着走廊的阳台，两边厢房的窗户嵌着绿色花玻璃，楼下中堂是彩色石英水泥地面，整幢楼房气魄宏伟。从门台进来就是庭院，庭院两边用青砖砌墙隔开，透过镂空的花窗，可见树木、花草繁茂的小花园，这样清幽的环境在整个澄州市区也属少见。1949年以后，这屋的资本家不知跑到那儿去了，有关部门也曾打听过，但都是音讯全无，政府就接收了它，拨给粮食局作办公之用。

郭明在局机关工作已经五、六年了。过去，早晨未上班时，他与



同事们在庭院里打太极拳、做广播操，心烦的时候他独自到小花园里去散步，以拂去胸中的郁闷。豪华的建筑，清幽的环境和这里的一草一木，常常缠绕着他的梦乡。想到这些，郭明不禁对局机关的环境有些留恋起来，毕竟是自己工作过好些年的地方啊！

上午，全局干部为了干干净净地过春节，大家参加了卫生大扫除。机关的整个环境经过打扫比平日清爽多了，搞后勤的干部还给大门口挂上一对红色宫灯，门上贴上：“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春联。字写得龙飞凤舞，颇有气势，与大红宫灯交辉相映，这给局机关庭院多少总算增添了一些过年的气氛。但并没有驱散郭明前些日子以来一直压抑着的郁闷心情。他望着春联苦笑了一下，想起进局机关以来，运动似惊涛骇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既没有喜岷山之雪的心情，也没有尽开颜的欢乐，更多的倒是困惑、思索和不安……

3

粮食局人事科科长樊如仁走进局机关大门了。他那挺胸凸肚的走路姿态，可以看出他正处在踌躇满志的时刻，全没了当年衣衫槛褛精神颓丧的影子。

樊如仁在庭院里站住，两手叉腰环顾四周，似乎是在检查大扫除是否已经将庭院环境搞清洁，他抬起长满雀斑的脸庞望了一下三楼，恰巧与倚着阳台栏杆的郭明打了个照面，但他立即别过头踱步走进中堂去了。这使郭明心里感到愤愤不平，他想：如果当年你樊如仁也是这样的态度对待我，你早已被那些“赖仑”打死！后来如果不是我郭明帮助你进入粮食部门，你樊如仁焉能有今天！？

那年，郭明还在天隆粮行当职工，负责看管石膏仓库，工作不很忙，有空便看书。一天，他在看《新民主主义论》时，突然听见外面

传来阵阵乱哄哄的喊打声。他走出仓库，瞧见江边码头停着只蚱蜢船儿，码道上堆放着十多捆木柴，有四个“赖仑”围着殴打一个中年男子；旁边一个“赖仑”正凶狠的举起扁担即将朝着一个青年的头顶猛劈下去，眼看就会发生人命事件。郭明急忙大喝一声“不准行凶！”……终于阻止了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郭明走近一瞧，这不是原来的同学樊如仁吗？只是他比以前黑瘦了，脸上的雀斑看起来也比以前多了。再看看旁边站着的那个中年男子，原来是樊如仁的父亲。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樊如仁说，那些“赖仑”搬运木柴后勒索过高工钱，我同他们发生争论。这时，一个“赖仑”说：“老子卸完了他的木柴，却不给工钱，你说该打不该打？”郭明知道是这些“赖仑”横行霸道。就说：“他是我的同学，你们把木柴先运到我的仓库里，我担保他卖掉木柴后付清工钱，工钱多少这有规定，你们不要欺侮外地人了，好不好？”“赖仑”们知道郭明是天隆粮行的人，与老板张旭如沾亲带故，就有了收敛的意思，觉得工钱又有了担保人，乐得卖个人情给郭明，就连声说行、行。

木柴运进仓库后，郭明把樊如仁父子暂时安顿在仓库里，到附近买来饭菜给他父子俩吃，看到樊如仁父亲不时揉搓着肚腩骨，脸上露出十分痛楚的样子，知道他被那些“赖仑”们打伤了，就又跑到同仁堂买来膏药给他贴上，扶他在床上躺下，说：“过几天就会好的，卖柴的事我去替你办了，你在这里好好休养。”

樊如仁说：“郭明哥，今天如果没你出面阻止，‘赖仑’那一扁担劈下，我真的会被他打死，这救命之恩我怎样才能报答你啊。”

郭明说：“你我是同学，又是同乡人，别这么说。”

樊如仁父亲躺在床上也说了千恩万谢的话。

郭明想起读小学时，樊如仁父亲原本是西岙村财主，樊如仁到学校读书身上穿着青哔叽学生装，脚上穿着皮鞋。而自己是穿着补丁的衣服去上学。而现在，他们衣衫褴褛，靠卖柴为生，心里有些不